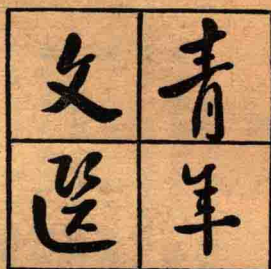


徐蔚南主編



前程



日新出版社印行



通論

恐新病和恐舊病

楊寬

當英國海軍，決定改用新式的兵艦的時候，一時海軍將領都竭力反對，甚至海軍大將在議院發表激烈的演說，反對軍艦裝置蒸汽機等設備，認為有損於英國大海軍傳統的精神，而且並不能增加什麼戰鬥力。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英國的軍官在美國見到了田間耕作用的牽引車，便回到英國設計配備重武器，以便作為戰鬥新武器，就是至今機械化部隊所用的坦克車，可是設計製造完成以後，運到前線沒有個將領願意採用，認為這種笨重的東西不見得有什麼效用，等到戰局逆轉，無法應付德軍的攻勢，才有人應用這坦克車冒險去衝鋒，結果得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於是坦克車就在歐洲戰場普遍使用，決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。為什麼英海軍

最初會反對蒸汽機的裝置？為什麼英陸軍最初會反對坦克車這新武器的使用？有人認為這是心理上的病態，就是患着一種恐新病。

在我們中國，過去恐新病的患者特別多。在明朝末年，南京的龍江船廠曾仿造歐洲的軍艦，那時稱之為蜈蚣船，因為船兩邊排列的槳特別多，有如蜈蚣的足一樣。（見龍江船廠志）如果我們在這時就編練西式的海軍，中國的海軍建設，或許另有一番局面，豈知那時的大臣不斷的上奏反對這些蜈蚣的製造和西式海軍的建立，於是蜈蚣船只造了十多艘，曇花一現地就不再造。當我們中國，最初淤滬鐵路建築時，沿鐵路的士紳和鄉民，都認為這是要不得的怪東西，結果發生了反對的行動，把鐵路拆

一

毀了事。這些分明也是恐新病在作祟。雖然也還有其他的原因。

一種新事業的推行，一種新建設的開始，一種新文化的輸入，過去在中國都會受到障礙，必須要長期奮鬥，必須要突破重重難關，才能收獲相當效果，因為恐新病的患者實在太多了，除舊更新，說來容易，實在是件艱巨的工作。不過，近一二十年來，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，人們對於新事業新建設新文化都有了相當的認識，不能不算是個極大的進步。可是，一切心理上的變遷，似乎又變得太快了。些。恐新病只有迂腐的學究才會患，大部份的青年却多患了一種心理病態，那就是恐舊病。現在一般人，只要你說是新的，就會無條件的接受，自己天天在憂慮，惟恐自己的一切不新，成為時代的落伍者。如果這種事業這種思想文化是舊的，也就會不顧一切地擯棄，唯恐舊的東西沾染上自己的身子，於是天天在那裏迎新棄舊。正如同女子們穿的服裝一般，唯恐自己的式樣太舊，不能成個摩登女郎，看見有新花樣出現，就得快快去學，要趕緊翻新。我們拿近一二十年的思潮來說，正是五花八門，無

奇不有，只要西洋有，準有人會學些皮毛來到中國大為宣傳，大出風頭，對於中國固有的歷史，固有的文化，就很少會被一般年輕人所注意。中國過去的封建思想封建文化，固然要不得，但中國文化也自有其可取之處，也自有其特點，不然中國也就不成其為中國了。

我們認為恐新病既要不得，恐舊病也何嘗要得。辯證法在西洋好像是新興的，在中國却是最古老的東西，一陰一陽的道理，一正一反的道理，在戰國以前，我國哲學界早已講得很透徹了，所謂中庸的道理，也正是從一正一反中產生的。我們今後希望對我國固有的文化要批評地把它發揚光大，對於外來的新文化也要批判地加以接受或擯棄。舊的一定不好，新的不一定都好，固有的不一定都壞，外來的不一定絕無壞處，一切能批判地運用或研究，那末恐新病和恐舊病都不會發生了。





專論

論詩的內與外

吳 流

朱光潛先生說：「詩的要素有三種，就骨子裏說，牠要表現一種情趣，就表面說，牠有意象，有聲音。」（詩的隱與顯）他所謂「骨子裏」就是所說的「內」，他所謂「表面」，就是我們所說的「外」，做詩必要兼顧到這兩方面，才會有佳作出現。普通的詩所缺乏的大多是內裏的情趣，至於有情趣而缺乏外表的美的，畢竟是少數。所以朱先生又說：「詩以情趣為主」，足見詩的「內」比「外」來得更重要。

作為詩的「內」的情趣，最要深厚，要使人讀了感覺餘味無盡才好，古詩中往往有情趣極深厚，而字句極平易的作品，如古詩：「河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」徐陵「長

相思」：「長相思，好春節，夢裏恒啼悲不洩，帳前起，窗前咽，柳絮飛還聚，游絲斷復結，欲見洛陽花，如君隨頭雪。」其字面人人能解，而情味的深厚，却非人人能作。又如杜甫的「羌村」：「妻孥怪我在，驚定還拭淚，世亂遭飄蕩，生還偶然遂。」「贈衛八處士」，「少壯能幾時，鬢髮各已蒼，訪舊半為鬼，驚呼熱中腸。」其長處也全在寫情真切而深厚。

以上所論，偏於「情」的方面，至於「趣」的方面，也很值得研究。「趣」的種類很多：有高逸的趣味，如陶潛的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；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」有淒涼的趣味如曹操的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」

有雄健的趣味如盧綸的「月黑雁飛高，單於夜遁逃；欲將輕騎逐，大雪滿弓刀。」有豪放的趣味，如杜甫的：「馬上誰家薄媚郎，臨階下馬坐人床；不通姓氏癡豪甚，指點銀瓶索酒嘗。」有雋妙的趣味，如李白的：「駿馬驕行踏落花，垂鞭直拂五雲車；美人一笑褰珠箔，遙指紅樓是妾家。」有超脫的趣味，如李白的，「故人西辭黃鶴樓，烟花三月下揚州，孤帆遠影碧空盡，惟見長江天際流。」種種趣味，一時也說不盡。

談到這裏，我們索性再舉幾個實例來作說明：

吳越王錢鏐封王後，回到故鄉，曾作「還鄉歌」一首：「三節還鄉兮掛錦衣，吳越一王兮駟馬歸；臨安道上列旌旗，碧天明明愛日輝。父老遠近來相隨，家山鄉眷兮會時稀，斗牛光起兮天無欺。」這首歌雖然表面上似乎富麗堂皇，但是內骨裏却缺少一種深厚的情味，所以聽歌的父老們不感興趣。他不得已就用吳音重做一隻山歌道：「爾輩見儂底歡喜？別是一般滋味子，永在我儂心裏。」父老們聽了，就很歡喜地齊聲同唱起來。這固然是因為他的「還鄉歌」太文雅了，父老們聽不懂。然而這首山歌的

情感的表現，比那首「還鄉歌」真摯得多，也是使人興奮的一個主要原因。

我在樅陽避難時曾作一首絕句：「杖策孤行入野途，朱家渡口問漁夫，連朝大雪迷山徑，柴米油鹽貴也無？」雖不見好，但也還有些風趣，當時就有許多人批評說：「柴米油鹽字樣不宜入詩。」近來我又有一句：「人到中年漸愛財」，又有人批評說：「財字不宜入詩」，他們批評的理由，是這類字樣太俗，放在詩裏，詩會被連累成不雅的。然我却覺得，惟其用這種俗字，才能使詩的趣味真切，舊詩的雅不雅，並不在字面上分別，祇要情味真切，俗字也會變雅；情味不真切，雅字也會變俗。「木蘭辭」全首都近白話，祇有當中的「萬里赴戎機」一段與通篇不洽，定是後人增改的，這段增改的字句雖然比較典雅矜鍊，然表情却遠不及前後的辭句，大家試把「萬里赴戎機，關山度若飛，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」四句和「爺娘聞女來，出閣相扶將；阿姊聞妹來，當戶理紅妝；小弟聞姊來，磨刀霍霍向豬羊」一段一比，前者是無情的死句，後者是有情的活語，其高下很易判別。足見祇要表

情真切，用俗字俗語是不妨礙舊詩的雅致的。

綜結上面的話，作爲詩的內容的情趣，要深厚，要真切。而真切尤其是必要的條件；因爲詩的情趣，當然愈深厚愈好，但不能篇篇都求深厚；而情趣不真切，却是萬萬要不得的；從古以來，沒有不真切的好詩，一般人祇因不懂得這個道理，所以弄得舊詩界死氣沉沉，使舊詩提早滅亡！

至於詩的外表方面，「意象」比「聲音」來得重要。關於詩的聲音，我們將另有專篇討論，現在祇說「意象」。

「意象」要高超，切忌庸俗。意象如何才能高超呢？這也得舉實例來說明，如王維的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兩句，在字面上何等平常而呆板，一輪明月，在松樹間照着，幾條泉水，在岩石上流着，這有什麼道理呢？但我們試閉目想想，我們若處在這種境界裏，會有怎樣的感覺？這便是借景見趣的一種最高妙的手法。在王維作詩時所看到的東西必然很多，而他獨選這月，松，泉，石四物，來發揮他自己的高情，來激動讀者的清興，在字句上絲毫不加雕琢，而高超的意象，已經表現出來

了。

又如陶潛的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高山」和「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」，其妙處表現在「意象」上的全在能使人產生一種閒適的感覺。王維的「湖上一回首，青山卷白雲」和錢起的「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峯青」，意象之妙，也是可體會而不可言說的。

寫景的意象還比較容易說，而寫情的意象更是難說。我從前有一首七絕：「紅葉江頭是我家，每逢秋至興偏賒，春光那及秋光好，纔見開花又落花。」後來看見樅陽詩人張君的一首五絕：「鄰家小兒女，嘻笑送花來；不識春將暮，還云花盡開」。拿這兩首詩來與唐人崔惠童的「一月主人笑幾回，相逢相值且銜盃，眼看春色如流水，今日殘花昨日開」一比，便覺古人的不可及。這三首詩我以爲崔詩最高，張詩次之，而拙作最下，祇因拙作只有一層意思，春天的花容易落，不及秋天的紅葉經久，所以春光不及秋光好。張作有兩層意思：春光雖然易盡，而將盡的春光格外絢爛，使人不知春之將去，含有「夕陽無限好，祇是近黃昏」的意思。崔詩

却有三層意思：第一、春光易盡，第二、袁由盛來，第三、盛衰雖無定，而用超物的眼光看來祇是自然的常態。所以寫情的意象雖然也要真切，不可含糊，然而意思却是愈深愈好。

不過寫景的意象却不可太深曲，袁子才嘗許王維的「興蘭啼鳥盡，坐久落花多」兩語不及晚唐人的「布穀啼春雨，杏花紅半村」，因為後者比較渾成，而前者比較彫琢。（見隨園詩話）這便證明寫景的詩不宜過於迂曲了。

王國維先生論詩詞注重「隔」與「不隔」之別。朱光潛先生說：「隔與不隔的分別就從情趣和意

星宿圖像

六朝唐宋人多畫日月星宿圖像。嘗瀏覽各種記載隨筆，錄其畫目，罣漏不免，藉見當時盛行的一斑。

梁張僧繇有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，見宣和畫譜。明張丑清河書畫舫云：「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，狀貌奇詭，筆墨精緻，尤是設色濃古，位置

象的關係中見出，……情趣與意象相熨貼，使人見到意象便感到情趣，便是不隔；意象含糊或空洞，情趣淺薄，不能在讀者心中產生明瞭深刻的印象，便是隔。」他們都注重情趣和意象的真切清晰一面，而對於情趣的應該深厚，意象的應該高超，却很少論到。我寫這篇短文的目的，就是想補充他們的意見，但為篇幅所限，不能暢所欲言，讀者如要進一步研究，可取古人的詩集，細細推求，自不難得到許多的例證和見解。我這篇短文，不過給大家作一條引路的線索罷了。

朱應鵬

爾雅，在閭立本吳道子上。此畫固奇詭，而篆文題識更妙。有松雪翁跋，極稱許之。舊為趙蘭坡所藏，今在韓宗伯存良家。」（按趙蘭坡為宋宗室）此卷聞為日本人所得，恐係後人摹本，亦未可知。但即使摹本，亦極可貴也。

又唐閻立本亦有此圖。廣川畫跋云：「秘閣所

藏五星二十八宿眞形圖，唐閻立本書，五星獨有金，火，土。二十八宿存者十三，餘亡失，疑守藏吏盜易於外，嘗見畢文簡公所收，與此同，蘇舜欽書其後，比此完具，知其爲楊本也。道藏傳五曜圖，金爲女形，火爲童子形，木爲帝王形，土爲老人形，而此畫金形若美女，而髮加蟬翼，乘飛鳳而翔洋。土爲道人，不知何所據？經說昴形如梯，畢形如芝，參形如婦人，井如足跡，鬼如佛胸，柳如蛇，張如覆雲，軫如人手，房如瓔珞，心如大麥，尾如蠍，此圖皆異，惟翼形如牛頭，斗爲人形，虛如鳥，婁如馬，與經相合。」明王世懋澹園畫品載閻立本五星二十八宿粉本，有云：「牛星作牛，女星作羊，千古靈匹，一旦興盡。」

又唐書藝文志：「寧州寧眞觀有二十七宿眞形圖讀一卷，惟少氏宿。」

又唐閻立本有七曜像二。閻立本有五星像二，太白，房宿像各一，吳道子有辰星，太白，熒惑，羅喉，計都，五星，二十八宿像各一，五星圖一。楊庭光有五星，星官像各一。范瓊有南斗星像一。周昉有五星，眞形，五曜圖各一，星官像一。常棣

有星官像一。五代支仲元有五星圖一。朱繇有金星，土星像各一，木星，水星像各二，火星像三。曹仲元有九曜像一。陸晃有星官像，列曜圖各一。宋孫知微有九曜，填星，亢星，火星，十一曜，歲星，五星，星官像各一。王齊翰有太陽，太陰，金星，水星，火星，土星，土星，羅喉，計都，北斗，南斗像各一。武洞清有太陽，太陰，金星，水星，土星像各二，木星，火星，羅喉，計都像各一。武家元有火星，土星像各一。李公麟有五星二十八宿像一。均見宣和圖譜。

又宋中興館閣儲藏，閻立土星一。朱繇水星一。王齊翰本星一。孫位星官一。王翌周時五星一，又金星一。孫知微九曜三，十一曜一。黃筌水星一。勾龍爽太陰星，木星，金星，火星，羅喉，計都一。宋元 瑜羅喉，計都，紫炁星，太陽星，太陰星，木星，土星，火星，水星各一。

又宋鄧椿記孫太古有列宿像圖，十一曜圖。又周密雲烟過眼錄記吳道子有火星，及孫知微九曜圖。元袁桶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周昉金星。明何良俊書畫銘心錄記唐梁令瓊有五星二十八宿眞形圖。

古代星宿圖像的盛行，一方面是由於道教的關係，而另一方面，却因星宿圖像，亦屬神話範圍，與山海經，九歌，天問等題材，同其意義。畫家於此最易發展其自由的豐富的想像，成為奇麗之觀。西洋美術，多採希臘神話，雖科學昌明如現代，但不能廢棄，反踵事增華，其故可深思也。希臘人對於星座，具有各種人物形象的比擬，如北極天主要星座，有大熊（即北斗），小熊，御夫，牧夫，獵犬，天龍，天琴，僊后諸座。赤道天主要星座，有寶瓶，飛馬，南魚，雙魚，仙女，英仙，鯨魚，金牛，波江，白羊，獵戶，天兔，大犬，雙子，三

角，巨蟹，小犬，麒麟，長蛇，天秤，后髮，北冕，室女，武仙，巨爵，蛇夫，巨蛇，烏鴉，天蠍，人馬，天鷹，天鵝，海豚，摩羯諸座。南極天主要星座，有南冕，長蛇，南十字，南三角，南船座諸座。其神話美麗異常。漢唐期間，希臘人從橫斷海北路，與中國交通，其藝術文化，早從西域波及中原。其時中國受外來文化思想影響，自不僅止於佛教。山海經故事，有似巴比倫古史之謎，至今尙有待於更進一步的探討。則星座佳話的流入中國，或即為道家所吸取，此微妙的關係，或不得謂為無根的揣測。



散文

理想的家

吳文儔

人過二十五，還沒有結婚，這問題總是縈繞在他心頭。

幾年以前，就想組織一個家，因為一個人，飄盪盪，太孤寂，缺少安慰，精神上無所寄托。所

謂家，至少是兩個人，除我外，應當還有一個老婆。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碰着我的老婆。我的老婆究竟在那裏？這不能怪我沒有勇氣，或沒有決心，我要求的條件也並不高，怎麼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？雖然如此，我理想中的家，却常常在我腦海中滾滾來滾去，而且在一年以前，我還給我的老婆取了一個名字，叫「果真」。這是因為我喜歡聽兩句平劇，平劇裏的道白，常有「果然」「當真」這兩句，我希望果然真有當真的一天，不會永遠是在理想中。

果真的父親是廣東南海某縣的人。果真的母親是北平人，而她自己則是生在杭州。長在蘇州，因此她有廣東人的毅力，北平人的風度，杭州人的儉樸，蘇州人的溫柔，她的面貌並不怎樣漂亮，若要打分數，也不過六十五分，但我看來，却很滿意。她的父親是個極有修養極有新聞道德的新聞記者。她的母親是個多年教育從業者。她沒有很好的學歷，但她有一副天賦的自修的性格。她會寫很通俗流利的文章。她有很豐富的常識，她有新聞記者的大方和善辯。她有教師的雍容和細膩。她把馬克思，柏拉圖，孟德斯鳩和老莊，孔，墨個別的分晰得很

清楚，唯心，唯物在她腦海中有一個具體的形像。她和我一樣，有革命的認識，而不願有革命的行動。我倆生存，就是爲着我倆。我倆不羨慕人家的富有，也不同情人家的貧賤。我倆就是在這樣的基點上聯結的。

我倆結婚，是沒有什麼儀式，連證書都不用，更不說什麼介紹人，證婚人，這是我倆的事情，又何必有煩別人。不過爲慶祝我倆佳期起見，曾預備一個簡單的場面，歡迎我倆的友好。這天我倆在報紙上刊登一則啓事，文曰：「我倆以思想，志趣，性情相投，願結爲人生征途上之永久伴侶，定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，啓用夫婦之名，實行夫婦之道，腰包欠硬，不敢鋪張，遵照節約，真正從簡，僅備瓜子，花生米，青菜，豆腐湯，以享來賓。凡我倆友好，務希屆時駕臨，俾增興趣，而湊熱鬧，實爲至盼。（鼎惠懇辭）」啓事登出後，確召來不少好友，但他們每個人，到了我倆的家，都有一種奇異的感覺，因爲我倆的家，事實上雖係新聞張的，但卻沒有一點新聞張的表現，既沒有大大的「囍」字的綢幛，也沒有「百年偕老」的紅紙條，

唯一的表現，就是瓜子，花生米，和我倆用由衷心歡欣出來的嘻笑的面孔歡迎他們。

我倆結婚，是經過多次的兩人小組會議，也會有所議決，其中最重要的，當要靠我倆協商議定的「房中守則」，這是我新創的名詞，一般人也許看不慣。但我却認為是最合乎科學原理的。這守則的細目很多，分門別類，不及備載，不過大致的內容，在維護身體及使生理合乎科學原理發展之原則下，可分為兩點，一是以雙方年齡及身體健康的程度，經過醫生檢核後，工作有一定的時期，這點我倆是以十二分的誠摯，好像一個忠實的教徒信仰他的宗教的態度一樣遵守着，互相決不侵犯。二是雙方別離在一年以上時，為調劑雙方均可選擇適當的朋友。這兩點在一般人看來，也許大不為然，認為第一點只是理論而不容易做到，第二點未免太那個。其實這都是錯誤，只要有毅力和決心，一定可做到，事實上我相信有些人已是這樣做到，只是不肯說出口罷了。其次就是我倆對於節育的協議。我倆會議定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，要勵行節育政策，自三十九年起，才能開禁。節育兩字，在一般人看來，

也許不贊成，就民族人類的立場看來，也是要不得。不過我倆既如此協議，當然也有一番大道理，這就是我認為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，公務員的生活是不會怎樣好轉的。每一個公務員維持其本人的起碼生活猶虞不足，那能够再添丁進口底担負呢？所以要實行節育政策，我倆才能各別的自力自生，若不實行節育政策，一旦老婆肚子大起來，我就吃不消，結果是大家活不成。民國三十九年以後，公務員也許可以養得活一個老婆，這時我倆再開禁也不為遲。至於再就民族人類的立場而論，民族兩字的意義就太窄狹，人類兩字的意義，也不寬大，我們要以宇宙的立場看，一切的物質是不會增加或減少，只是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之下，有一部份變換形狀而已。我們若把眼光放到這裏，兒女的有無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不過為適應習慣和人的天性起見，在經濟狀況可以維持水準的生活之下，也可以任其孕育。

由於思想，志趣，性情的相投，我倆結婚後，日月是在愉快中消逝，愉快是隨日月而成長，我倆並不懂林語堂先生的「生活的藝術」，但我倆却有

許許多多的藝術的生活，我倆在追求幸福和快樂，幸福和快樂也在歡迎我倆。我倆的家，是設立在一個古老城市的近郊，一座普通的茅屋，屋外圍有竹籬，籬邊有我倆種的果樹和草圃，冬天我倆會在我竹籬裏堆雪，夏天我倆常在竹籬裏舉行草地會。屋

內陳設很簡單，一個客房，四周都是籬椅，當中有一張方桌，只有一方的壁上，掛有一幅擠牛奶的漫畫，上面還題着魯迅先生的話：「吃的是草，擠出的是奶」！一個書房，有一張對坐的寫字檯，和一個三層的大書棚，裏面擺滿了哲學，文學，社會科學範疇內的書籍，兩旁的壁上，掛有一幅世界圖，一幅分省圖。窗門開處，遠山近溪，烟雲竹樹，大自然的美麗，盡在眼前。每在窗前燃上一支烟放目遠眺，很容易寫出一兩首俏皮的詩句。臥房的窗門是朝南，一張雙人床，一張單人床，迎着窗子作四十五度斜斜的對立着。床頭與床頭相近不相接處，設一小圓檯，上置一瓶，經常有一束鮮花插在上面。在除去「守則」規定的日子外，果真是睡在雙人床上，我是睡在單人床上，每天入寢和起床前，我倆各躺在床上，總有一番天上人間的交談。每

當華月初上時，溫和的光線，透進窗紗，使房內的空氣也爲之柔膩，益增我倆妮媾的興緻，若有「待月西廂下」之感。月亮回去時，我倆則以淡淡的燈光代替，使房內的光度依舊保持住柔膩，我倆常是在這柔膩的空氣中，踏入甜蜜的夢境。

果真和我都是小公務員，各在各的機關裏搭伙，只有星期，我倆才回家作一次聚餐，我劈柴，她淘米，小爐小鍋弄起來，別有一番趣味。有好的平劇，話劇和電影，我倆會去飽飽眼福。有時到田野裏去躍躍躍躍，也有時在書房內看一點書。果真愛讀一點詩詞，但她天性不喜歡沉鬱的作品，有一次我在翻閱李後主的詞，讀到「小樓昨夜又東風……問君能有幾多愁」時，她說這詞是好，只是太哀感了，於是我把這個「東」字，改爲「春」字，問她好不好，她說這一字之差，意思却完全相反。我於是要她就「問君」兩字，接一句下去，她沒有思索的就回道：「問君何處桃花紅」？我笑了！她也笑了！

果真還會歌詠，也會鋼琴，我倆常常合唱「情天不老」，在愉快中呼，在歡欣中吸，我倆沒有煩

惱，我倆沒有愁悶，不如意的時候，高歌一曲，鋼琴一奏，快樂就回來了。我倆就是這樣，把光陰一尺一尺的消磨，一丈一丈的消磨，以至於老，衰，病，亡。這雖然是理想，與事實還有相當距離，但

不能公開的朋友

彬 兮

在我開始作文的時候，先生給我介紹了一個朋友，那時我不過七八歲。

那位朋友，頗使我不感興趣，一個活潑愛動的孩子，多半不願和他接近，和他講起話來，枯燥乏味是不必說，最倒霉的，却是多少得奉陪上一些腦汁。孩子們的腦汁最寶貴，他們把它用來研究永不得完結的難解的事物，無謂的消耗，他們一百個不願意，因此我會想理直氣壯地聲明出來，我是不願和這種騙取人家腦汁的東西做朋友，然而，經不得先生父母多方介紹，說他會給我如何多的益處，況且，據他們說：我又是與衆不同的孩子，不平凡的，最最聽話的，在這頂高帽的壓覆下，我不由自主的點下了頭，從此每天在課餘優遊的時間裏，勉強

我相信理想究竟不是幻想，一旦與事實湊合起來，我倆的這個小家，是會照這個公式演進的。現在我是十二分的希望，果然的有當真的一天，不會永遠就這樣下去，而做一個不出家的和尚。

排出十多分鐘來找他談談，可憐，我跟他有什麼可談的？除了每天千篇一律地告訴他：早晨七時起身，八時到校，十二時午餐……等等之外？

那時候，照我對他的一點情感上嚴格些講起來，「朋友」兩字，還不配加在我們頭上，因為我對他所說的話，往往是欺騙吹牛。譬如我今天對他說，從明天起，我將有新的計劃，預備怎樣怎樣了，可是到了明天，依然故我，我也並沒有怎樣怎樣。譬如我今天明明下課後，玩了半小時，而我偏哄他說：「課後自修半小時」。諸如此類，每天都有。這時他是我的公開的朋友。

人的聰明，大概跟年齡成正比例，越大越聰明，而壞事都是聰明人做出來的。在十四歲那年，我

竟懂得初不必受先生的指揮，父母的教訓，毅然地和那位不使我感到興趣的朋友絕交，於是，我和他隔絕有一年之久。

一年之中，我很有進步，我懂得了世間許多不平的事，看見了許多骯髒的靈魂，發現了許多衣冠禽獸在我的四周，我要咒罵這一切，我要罵出最難聽的話來發洩氣憤，可是，我搜遍枯腸，除了「他媽的」三字外，毫無材料。照說，這三字也够惡毒，偏偏糟糕的是，自從我拜讀了魯迅先生的「論他媽的」後，便總覺這三字不够野蠻。罵人既乏天才，便想找個把朋友談談也罷，這一下聰明可又害了我，它使我自知我講的話，人家不大愛聽。我的劣點是：反覆，矛盾，疑慮，好奇，誰都比我有見識，誰都比我有決斷。他們聽完我的高見以後發生的感想，不是不通，便是不懂，都略為敷衍幾句完事。我總不能悶死呀！終於有這麼一天，那是晚上，面對着曠野的長窗落地的寢室裏，我倚坐床上，凝視着半透明的藍色的夜空，星星稀疏的在遠近睽那冷眼，我腦中盤旋着千百條憤怒的毒蛇。渾圓的月亮，又從樹叢後露出臉來了，乳白色的月光洒得滿

窗滿床，面對着這一片純潔的天地，想到天明以後將在日光下暴露的罪惡，污濁，心中塞着硬硬的一堆話，覺得非嘔出來不可，我便想高喊，喊醒人類的迷夢，揭破人類的虛偽，可是我畢竟還具有一份理智，太放縱了情感是要被一般冷血動物視為神經病的，我在過份天真的激動下，——這種激動，恰跟年齡成反比例，——忽然想起了他，一年前絕交了的 friend。

我馬上找到他，對他滔滔地吐訴出我積蓄了許久的憤慨。他一聲不響，默默地接受，就是這一點靜默，給予我無限安慰。他任我發洩，他不知阻攔，他不敷衍，他不諷刺。從這時起，我方知道了他無形中給我的益處。我對他誠實，坦白，我對他不吹牛，不再欺騙，而且，漸漸地，我對他不能再一天的分離，我向他吐露出整個的心靈。每天，每天，我除了將我的複雜的感想對他傾訴外，還將每天所做的事情全盤托出，所以，我的心理，我的行為，正確的或是錯誤的，在他肚子裏，都是雪亮，我不敢再將他介紹給別人，萬一他在人前倒翻出我的一切？

直到現在，我對他的情感已維持了四年，我在那裏，他也在那裏，我對他的熱誠，始終不變，人們笑對我說：「日記是你的生命！」我說：「哪裏，他不過是我的一位不能公開的朋友罷咧！」

如今，我在日記簿上當然不會再千遍一律地寫

小 黑 炭

李 棉

有一年秋季開學，我帶了行李走到我住慣了的一間宿舍裏去，當我推開門的時候，發現裏面有一個陌生的面孔——一個濃眉大眼，相貌非常粗野的人。那時他正佔據在一張桌子上寫東西，看見我進來，便抬頭向我望了一眼，同時我仔細地對他望了望，他的皮膚像印度人那樣的棕黑色，烏黑的頭髮堆滿一頭，蓬鬆鬆地覆在額上，看上去叫人厭惡，低鼻樑，闊嘴，在獷悍的表情中帶着一些稚氣。我心裏很不願意有這樣一個人同我住在一間屋子裏。

他見我整理了一下行李，便跟着木拖鞋走過來招呼，他告訴我他叫王之神，由「中大」轉學過來。聽了他的口音，我說：「你是南京人？」他笑着

些「早晨七時起身，八時到校……」之類，對於寫日記時所化費的些許腦汁，也不再認為是無謂的消耗，同時，我的日記，是日新月異，不斷變化，進步，更不會認為它是枯燥乏味的東西了。

點點頭。談了兩句以後，他從床下踢出一個籃球，獨個兒踏着木拖鞋，一路拍着球到操場上去。

我們那間宿舍的窗外就是操場，我隔着窗子寂寞地望着窗外，只見王之神一個人怪起勁的在擲籃球，他是一個五短身材的人，擲球的姿勢似乎很吃力，他一直玩到天黑，才帶了一身大汗走進房來，隨便的用冷水洗了臉，着了長褲子走出去。我心裏總覺得對他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。

過了幾天，我發現他那亂糟糟的桌子上有一本杜斯退亦夫斯基的著作，我隨便地同他談了一些關於文藝上的問題，却談得很入港，覺得他的思想並不像他外貌那樣地粗線條，我對他開始有了一點興

趣。那時舊同學還沒有到齊，得空只得同他談談，這樣便對他多了一點了解，不到一星期，我們便很熟了，於是他也就不客氣的常常諷刺我「小布爾喬亞的習氣太重」，而引起我同他爭論一番。他愛辯論，但儘管爭論到最緊張的時候，只要宿舍外面有球聲，或者誰在門外叫一聲「小黑炭來打球」，他便毫不遲疑的跑出去了。他好像很隨便，有時也不免認真地板起面孔，不過，我總當他是一個小孩子，（雖則我祇比他大兩三歲）似乎他在叫人生氣的時候也還是可以原諒的。

我同王之神的個性，趣味，極不相同，但想不到相處不久，竟成莫逆，人們的感情結合真是不可思議的。

有一天午飯後，我正在圖書室裏看書，忽然一個同學走進來對我說：「老李，小黑炭被校長請去『吃大菜』了。」我吃了一驚，連忙丟了書就往校長室跑，到了校長室，却見那裏沒有一個人，又趕到教職員休息室，只見休息室門口圍了許多男女同學，他們伸長了脖子向裏面看，像在探聽什麼新聞，我知道一定是王之神在「受訓」，便擠進重圍，

衝到裏面去，王之神果然木立在那裏。那天他着了件灰色棉袍子，於樸實中含着一種狡猾的樣子。

那時楊校長一臉嚴霜，兩手插在褲袋裏在踱方步，副校長吳先生坐在沙法裏吸紙烟，訓育主任莊先生呆立在一旁，似乎想等一個機會咳嗽兩聲，然後溜出這個令人窒息的所在。但誰也沒有勇氣打破這可怕的沉默；我聽到了自己心跳的聲音。

過了很久，我實在耐不住這種沉默了，只得鼓起勇氣走近校長身邊，壓低了喉嚨說道：「我想同校長講兩句話」，他對我冷冷地望了一眼然後用一種幾乎是憤怒的調子吐出「你說」兩個字。於是我不假思索道：「我想知道關於校方處罰王之神同學的事。」這時楊校長很衝動的提高了聲音說道：「我回國以後，看見校裏的情形太使我失望，有人在暗地裏毀壞我們的學校；有人公開的在破壞學校的秩序，就是今天在飯堂上，王之神居然摔飯碗……因此，凡是不愛護學校的學生，我要他馬上離開。」那時學校裏暗中正有人在做着政黨鬥爭的工作，學校當局很想找一個機會開除一批思想，行動，有問題的同学，這天王之神在飯堂上附和幾個愛鬧

飯堂的同學在吶喊，校長大概以為他是主動，想拿他「開刀」，於是我對校長說：「校長的意思我很明白，凡是危害學校的人，不但校方痛恨，也是我們同學共同的敵人，不過王之神今天並沒有捧碗，這是事實。而且一個學生的好壞，須看他平時的品性和行為——」這時我對副校長同訓育主任看了一眼，繼續說道：「吳先生同莊先生平時與我們非常接近，他們對每一個同學瞭解得最清楚，現在我想請莊先生說明關於王之神同學平時的操守。」

又是一度沉默。王之神毫無表情的在莊先生臉上溜了一眼，這時上課鐘響了，莊先生乘機走了出去。我很魯莽地說：「今天我向校長要求，對於王之神同學須加以一番調查，再決定開除與否，不然，我願意與他一同退學。不過，我同王之神並沒有特殊關係，我祇爲了愛護學校，不願意學校當局開

除一個於學校無害的同學。」

校長又踱了一回方步，然後站定了對我說：「好，我答應你的要求，但以後王之神如果有越軌行爲，你得負責。」於是我同王之神向校長道謝一聲，退了出來。

從那件事發生以後，王之神的確不大活動了，但他的興趣却轉移到一個「校花」沈小姐身上，表面上他文雅了很多。

我離開學校的時候，他還留在那裏讀書，那時他同沈小姐也疎遠了，却在熱心的弄話劇。畢業後他在南京一個中學裏教書，八·一三抗戰興起，他即刻組織了一個流亡劇團，用戲劇宣傳救亡工作，飄流到遠方去了。

現在勝利快了一年了，不知道王之神已經平安歸來否？

茸城憶舊

鈕東

我曾爲了職務的關係，在松江旅居了整整的四年，一直到抗戰開始才離開。不但城裏，便是四鄉

也都到過：東部的莘莊，以及和上海市交界的朱家行；南部的東海岸邊的金山嘴；西部的小崑山，天